



魔法帮帮忙



魔之戒

绿蒂 著 纸上魔方 绘

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

魔法帮帮忙



魔之戒

绿蒂 著 纸上魔方 绘

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魔之戒 / 绿蒂著; 纸上魔方绘. — 贵阳: 贵州人民出版社, 2013. 9

(魔法帮帮忙)

ISBN 978-7-221-11303-0

I. ①魔… II. ①绿… ②纸… III. ①儿童故事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01286号



魔法帮帮忙
魔之戒

作 者 绿 蒂

绘 者 纸上魔方

选题策划 李 超

责任编辑 朱智毅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邮编 550004

发行热线 010—59623775 010—59623767

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

2014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 880mm×1230mm 1/16

字数 100千字 印张 10.5

ISBN 978-7-221-11303-0

定价 24.80元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·不得转载
如发现图书印刷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联系。

威达王子

与威里是兄弟，非常喜欢茜雅，在卡希拉魔法学校里，魔法等级最高；性格冷酷、霸道，但心肠很好。



茜雅公主

卡希拉魔法学校校长的女儿，波森斯芬市的公主，漂亮得就像橱窗里的精致人偶，每周都换发型、打蝴蝶结之类，脚上的鞋子也千变万化。



威里王子

与威达是兄弟，善良、脾气好，嘴角总是挂着让人感到暖意浓浓的微笑，节俭朴素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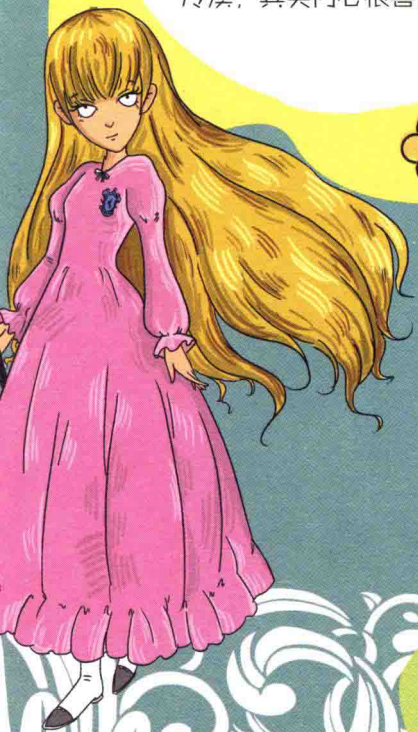
艾妮

一直在不会魔法的人类世界长大；她的头型是南瓜的形状，是自己用魔法做的，身上穿着黑色的蝙蝠衫，为人善良、柔弱，胆子小。



圣 樱

皮肤白皙，柔弱迷人；大眼睛，瓜子脸庞，粉红色嘴唇，卷曲的睫毛，高鼻梁，尖鼻头，总是梳一个发型；给人的印象很冷漠，其实内心很善良、单纯。



圣洛王子

圣樱的哥哥，水晶族的王子，绿头发，绿眼睛，鼻子高挺，嘴唇棱角分明；本人温文尔雅。

目 录



巫鸟 1

与度母人的交换 14

小金人儿和地下城 29

被破解的巫术咒语 44

消失的城堡 64

进入虫洞 79

85路公交车 100

找到魔戒 114

威达说：“我要独自带走痛苦！” 130

王子和公主复活 146



WONIAO

巫鸟





猫有九条命，黑猫涵尔由于担忧威里与茜雅和威达分开，被幽灵公主摄取灵魂，回到了波森斯芬。

幽冥公主只需把灵魂还给它，它就可以醒来。

而威达和茜雅就不同了。

在浓雾弥漫的绿沼泽地，威达和茜雅已经走了整整两天两夜，却还是没找到通往荒原的出口。黑魔的话再次浮上心头——枯女巫所掌控的几百年的绿沼泽地，在她死去以后，将要重新回到远古时代的黑魔时期。

威达和茜雅放眼望去，绿沼泽地里水气氤氲，空气异常潮湿，纵横交错的树根之上盘绕着遮天蔽日的参天古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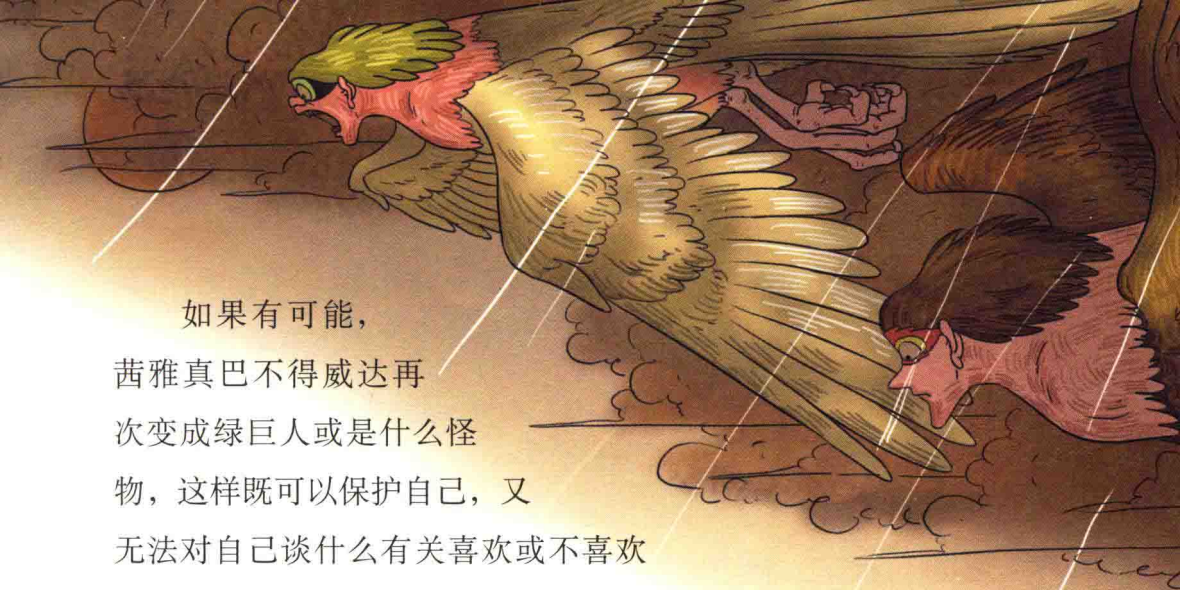
拇指人和蜥蜴人小心翼翼地行走在一人高的野草丛中，对突然改变的绿沼泽地好奇又恐慌；曼陀罗妖娘和人脸蜘蛛为眼前的森林欢呼雀跃，它们随时可以将自己隐藏在身边的任何一棵大树上，所以不用担心会被水晶人战士发现，而株连九族；绿矮人为了躲避远古时期的野兽和无法估量的各种危险，稳妥地把自己关在地下城中。

水晶人则少得可怜，似乎庞大的族群一夜间全都失踪了。

对于王子威达和公主茜雅来说，他们无法确定自己是该高兴还是难过，两个人还未完全体会到枯女巫的毙命所带来的胜利喜悦，竟然又跌进了更可怕的险境之中。

无论怎么努力，就是找不到回到荒原的出口了。

又是和威达，一个自己说不出是崇敬、喜欢还是痛恨的家伙，孤独无助地被困在远古时期的绿沼泽地！



如果有可能，
茜雅真巴不得威达再
次变成绿巨人或是什么怪
物，这样既可以保护自己，又
无法对自己谈什么有关喜欢或不喜欢
之类的敏感话题。再怎么讲，一个绿巨人和一个波
森斯芬的公主讨论这种事情，总有些不妥。

茜雅内心的想法，不自然地从眼睛里倾泄出来。

“茜雅就是茜雅，到什么时候都只会为自己着想。”威达毫不留情地揭露了茜雅的小心思。

“我只是在想，为什么黑魔不帮助我们。”高大的威达令茜雅一阵恐惧，她猜不透威达是否想起了自己是绿巨人的时候，把她捆绑在一棵大树上的情景。

“他无能为力。”威达如平静的水面一般的表情中，隐含着淡淡的忧虑。

“为什么？”绿沼泽地里的大树带来了森森凉气，茜雅抱着胳膊发抖。

“就像他刚才对我们说的。”威达说，“黑魔与月亮和太阳一样，只是绿沼泽地里的一部分，一个证明绿沼泽地依然有生命存在，依然可以存续下去的象征。就好像水中的鱼儿说明这个水可以有生命存活一样。唯一不同的是，当有一天黑魔真正死亡，绿沼泽地就不复存在了。但这种可能非常渺茫，就好比有一天太阳突然从天空中消失了。”



“也就是说，黑魔活着，绿沼泽地就不会衰老。”茜雅说，“它以某种不同的形式统治着绿沼泽地，就好像空气统治着所有生物的呼吸一般。”

威达耸耸肩膀：“你说得没错！”

“可是，我们只是让黑魔指出通往荒原出口的路而已啊。”茜雅说。

威达盯着茜雅，就好像在看一件失败的艺术品一般摇摇头：“我真不知道你的魔法历史课是怎么学的。波森斯芬的历史上最早记录有关绿沼泽地的内容是在一百年前。一百年前，魔法战士索门第一次发现了绿沼泽地，并找到入口，而那时，绿沼泽地从未有走出的生物。退回几百年前，怎么会有人知道通向荒原的出口呢！连黑魔也不例外。”

茜雅无限失望：“你不如直接说，绿沼泽地退回到了几百年前。如今，知道出口的绿矮人和水晶人，知道的只是几百年后的出口，而不是那个原始时期的情况。我们死定了！”

“还有一件事情，恐怕你这个呆头呆脑的丫头也一无所知吧。”威达说，“索门在一百年前进入绿沼泽地时，曾经戴着一个叫‘魔之戒’的戒指。他爱上了一个不知名的花仙，并把那枚戒指送给了花仙，让她去波森斯芬。但索门参加完战争回到波森斯芬，并未见到这个花仙。为此，他进入绿沼泽地寻找几十次，都没再见到那个令他怦然心动的女孩。”

茜雅被这个故事迷住了：“这不是荒原酒吧里流传的故事吧？”

“魔法历史课本上第二百六十四页。”威达说，“看来那本书，你真当砖头一样放在书包里不动呢。”



“这枚戒指跟
我们现在的处境有什么
关系？”这是茜雅最关
心的问题，她傲慢地问。

“索门第一次进来，就是靠‘魔
之戒’的指引。”威达说。

茜雅的眼神里露出喜悦的光芒：“这么说，找到魔之戒，
我们就能回到波森斯芬？”

威达提起圣洛送给他的沉重的水晶剑，剑上落了一层细密的露珠。

“索门魔法的强大程度是许多波森斯芬人想都不敢想的——他
依然没找到花仙和魔之戒。”威达说。

茜雅好似从云端跌入了冰窟里：“你不如说这根本没有任何希望。”

威达的眼神里透出冷峻和坚毅的目光，把剑插入一块岩石中，
岩石如土块一般被切割成了两半。

“这是我们唯一的指望，至少魔法书上没记载花仙死亡或离开
了绿沼泽地。”

“那是因为没找到花仙。”茜雅说，“但你说的这两种可能依然
存在。”

威达走到一块高出地面许多的小山丘一般的高地上，爬上几十
米高的大树。视线之中，天地一片水雾朦胧，只能看到几米外一片
模糊的树影，想从高处看到绿沼泽地的出口是不可能的。



威达从树上扯下一根藤条，从树上滑了下来。

“难不成今天你还让我睡在树上？”看到威达拎着藤条朝自己走来，茜雅简直要哭出来，“我再也不想躺在鸟窝里和你挤在一起。”

“我们总不能睡在蟒蛇的洞穴里。”威达不顾茜雅的反抗，把藤条紧紧地捆在她的身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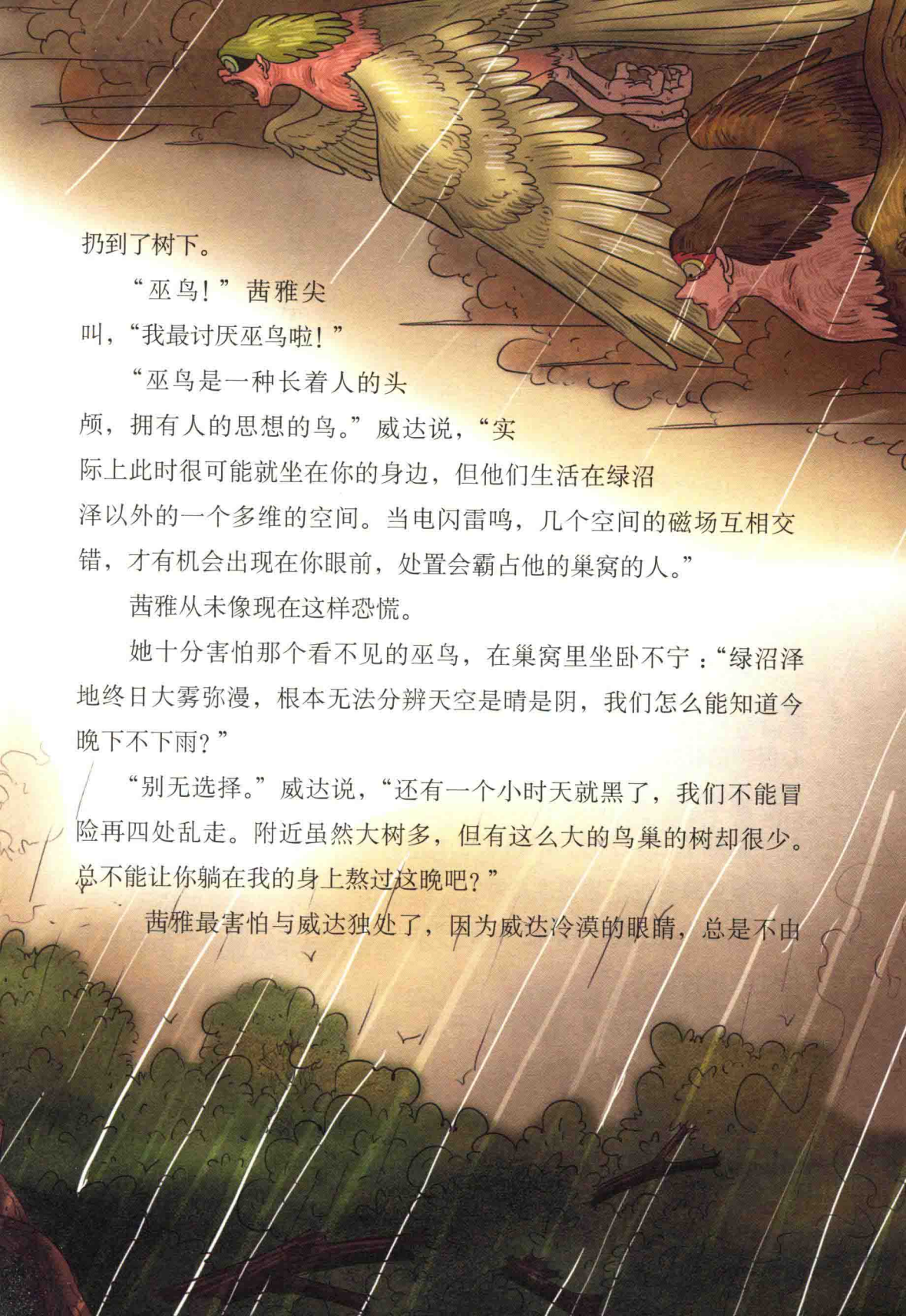
他一面往树上爬，一面托着茜雅，几分钟后，才大汗淋漓地爬到树顶的巨大鸟巢中。

茜雅吸泣着，这个两米多宽的鸟巢令她感到深深的恐惧：“大鸟回来，会把我们吞吃掉，连骨头也不剩。”

“除非是雷雨天气，否则巫鸟是不会出现的。”威达警惕地环顾四周，搜索浓密的树叶中有可能隐藏的蟒蛇的踪影。

他只找到十几只手掌大的毛虫，把它们





扔到了树下。

“巫鸟！”茜雅尖叫，“我最讨厌巫鸟啦！”

“巫鸟是一种长着人的头颅，拥有人的思想的鸟。”威达说，“实际上此时很可能就坐在你的身边，但他们生活在绿沼泽以外的一个多维的空间。当电闪雷鸣，几个空间的磁场互相交错，才有机会出现在你眼前，处置会霸占他的巢窝的人。”

茜雅从未像现在这样恐慌。

她十分害怕那个看不见的巫鸟，在巢窝里坐卧不宁：“绿沼泽地终日大雾弥漫，根本无法分辨天空是晴是阴，我们怎么能知道今晚下不下雨？”

“别无选择。”威达说，“还有一个小时天就黑了，我们不能冒险再四处乱走。附近虽然大树多，但有这么大的鸟巢的树却很少。总不能让你躺在我的身上熬过这晚吧？”

茜雅最害怕与威达独处了，因为威达冷漠的眼睛，总是不由



自主地盯向她，似乎打开了灵魂中的一扇小窗，捕走了全部心思，又好像把心中的秘密强塞给了不想敞开心扉的茜雅。

她宁愿被巫鸟撕烂，也不想躺在威达的身上熬过一夜：“但你得保证不睡觉，时刻注意是否下雨。”

“真是狠心的茜雅！”威达吼叫着，差点把鼻子贴到茜雅的脸上，“别打你的小算盘啦。这一天来我背你过了三块沼泽地，腰都快累折了，不让我睡觉是不可能的！”

“好吧！”茜雅无计可施地叫道，“我们轮流睡，我先睡三个小时，之后你睡。”

威达脱掉鞋子，搭在树杈上，冷冷地盯着茜雅。

茜雅是威达所见过的最没有心肝的女生了，此时，她端坐在鸟巢上，早就忘记了什么叫前途未卜，命运多舛，掏出几天来一直精心保护的化妆包，往脸上拍各种呛人的脂粉，嘴巴上涂黑色的唇膏。

威达在心里揣测，就是巫鸟看到这脸妆容，也要吓得魂飞魄散。

忙碌了一个小时，茜雅肚中十分饥饿，第一次正眼瞧威达：“你总不能连晚餐也不为我准备吧？”

威达的眼睛眯得不能再细：“如果我这一去不回，你是否也舍得让我到树下去？”

茜雅真想说这正合她意。不过，她装出像死了亲人一般扭曲面孔来表达她其实很为威达担心。

等到威达滑到树下，她马上举起手腕，想以把魔法手表砸碎为由，威胁手表说出绿沼泽地的出口。



“我无能为力。”手表恐慌而悲痛地说，“即便把我砸烂，你也得不到一丁点线索。而且，我预感到在不久以后，我将被固定在一个浑身炽热、心脏冷若冰霜的人身上。”

茜雅的心一惊：“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”

手表的声音充满了哀痛：“我只预感到这么多。”

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默后，手表字斟句酌地说道：“威达很可能今晚不回来了。你不该让他走。”

茜雅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：“你不会是在捉弄我吧？”

“我在你的手上，一切命运听凭你的处置。”手表说，“这种事情怎么会乱开玩笑。”

茜雅也认为魔法手表是不会跟她开这种过分的玩笑的，她知道手表一定感受到了身体里每一个细胞的颤抖。

天很快就黑了下来，树下游走着一些不知名的野兽，但由于树叶太厚密，她看得不是很清楚。

今天与昨天不同，昨天有威达在，即便有野兽爬到树上来，她也不会有一丁点担忧。

茜雅的脑海中出现的不是野兽，而是没有形体，但非常可怕的与死亡有关的魔鬼；有可能是想要复仇的曼陀罗妖娘；也有可能是余气未消的枯女巫。



更可怕的是这个巢窝的主人——巫鸟。

茜雅不住地打着激灵，焦急地期盼威达回来。

但两个小时过去了，威达依旧没有露面。

“既然你要离开我了，”茜雅的声音里充满了无限伤感，“告诉我，你在被制造出来的时候，是否有什么名字？”

“多米。”手表轻声说，“我都老得不记得自己到底有多大了。刚开始我戴在波森斯芬的市长手上，后来被他送给了他的妻子。他妻子又送给自己的孙女，也就是格洛熙的祖母。再后来，到了格洛熙手里。”

茜雅的眼睛随着多米的描述，不停地出现交替的四季和它的主人：“我叫你爷爷也不过分吧？”

“当然不过分。”多米居然发出擤鼻涕的声音，“不过，我只是一块手表，一块只有在用得着的时候人们才想得起来的东西。”

“别这么伤感嘛！”茜雅虽然这么说，心里却不是滋味，轻轻地抚摸着表盖，“至少你不用吃饭。而我现在还饿着肚子，可是，我一点儿也没有胃口。我很想威达。”

“终于说出你的心里话了吧。”多米说，“威达没有坏心眼，有他在，谁也不敢伤害你。他不会容忍任何人伤害你，他很像他的爸爸。”

茜雅的肚子里好像出现了一个无底洞，一股难以忍受的空虚在吞噬她。

她轻轻地吸了口气，想让自己冷静下来，因为随着夜幕的降临，她的心焦虑得像一只正在打铃的闹钟。

“我必须说清楚，”茜雅说，“我跟威达只是同学，关系很不错的同